

尊敬的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，大家早安！我們這幾節課都在跟大家談學習的心態，從「慕賢當慕其心」到隨順聖賢教誨，不隨順自己的煩惱習氣。像「慕賢當慕其心」，在每一個德育故事，包含每一部電影，主人翁那顆可貴的存心，我們有沒有體會得到？我們看達摩祖師，他是得道的高僧，他等待到中國傳法的時機等了多久？六十五年。急不急？時機因緣，急不得。其實一急，我們的心，戒定慧全沒有了，「為學第一功夫，要降得浮躁之氣定」，一浮躁，很容易發火，很容易強求，很容易產生執著點，自己看不到。又有一句話講到，「一切言動都要安詳，十差九錯只為慌張」，一急、一慌，狀況就百出。

我們是缺乏傳統文化的一代，這幾代人都缺。我們看這五千年來，教育小孩重要，「人材之端，自童子始」。《養正遺規》一開始這兩句話非常精闢，「天下有真教術，斯有真人材」，有正確的教學方法，才能出好的人才。「教術之端，自閭巷始」，正確的教學方法，從私塾裡面可以找到。師長常說他私塾才上幾個月的時間，利益了他一輩子，所學到的規矩，所學到的這些經教，就利益他一輩子，包含讀經當中所形成的定性，「教術之端，自閭巷始」。

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定在這一部經，規定一百遍把它讀熟，一百遍背誦。已經會背了，還不到一百遍，遍數還是不可以少，就老老實實讀一百遍，讀熟，再背一百遍，兩百遍，終身不忘。其實老實很重要，我們現在修學都是聰明反被聰明所誤，功夫不得力，都是因為不聽話。我們自己冷靜想想，怎麼好像伏不住煩惱？換個角度

想，哪一句師父的教誨時時提起來了？老實在哪裡看得出來？聽不聽話。「老實者，精誠之捷徑」，一個人老實去做，是達到精誠最快的捷徑，「狐疑者，精誠之大敵」。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，精誠是入道關鍵所在，但是只要一懷疑，「一定要這樣嗎？沒有更快的嗎？」就不可能老老實實聽師父的教誨。只要有夾雜自己的意思，精誠就達不到了。

所以老子感嘆，「大道甚夷」，大道是很平坦的，不難達到，「而人好徑」。老子講的，「大道甚夷，而人好徑」，大家抄得挺認真的，不是抄在紙上，這句話真領會了，要把懷疑的心放下，老老實實聽話。老子又說，「智者不博」，我們學傳統文化，最重要的目標，是要開智慧，但有智慧的人，並不是廣博學一大堆的東西。反而是學得很雜的，它變成知識，而沒有真實的智慧。學東西要把根扎好，接著，「一經通，一切經通」，不要貪多、不要貪法。我們不要入了聖教，貪瞋痴還是換湯不換藥，這樣還是很難得利。「貴以專」，我們就要老老實實，一部經，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老實的讀。「寬為限，緊用功；工夫到，滯塞通」。教學的方法，「自閭巷始」。「人材之端」，人才從哪裡培養的？「從童子始」，從胎教，「三歲看大，六歲看老」，「三歲看八十，七歲看終身」，這句話用在我們身上好像有點沮喪，法是圓融的，我們怎麼處處有礙？愈學愈沮喪、愈有壓力，覺得自己怎麼這麼差。「自己怎麼這麼差？」請問《四書》裡面有沒有這句話？怎麼每次都想這句話，怎麼就提不起經典？「勿自暴，勿自棄。聖與賢，可馴致」。「三歲看大，我都三十歲了，咋辦？」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，事事無礙。

再來，你看到這是三歲看大，你就傷心。「我好傷心」，你看，就是這個「我」讓你一大堆煩惱。你看到「三歲看八十」，「我

要開個幼兒園，用傳統文化教出一個一個小聖人」，那不是慈悲心現前？我們怎麼就不會轉念、拓寬心量？我們看，人才從小培養，因為習慣成自然。從小培養什麼？穩重，他心很定。你看古人十一、二歲像個小大人，十八歲當縣長。請問大家，你現在去找哪個十八歲當縣長？八十歲都當不了，還十八歲？十八歲還是胡思亂想一大堆。以前教育出來，十八歲可以處理整個縣的事情，遊刃有餘，他腦子裡沒有雜念，都是經教。我們沒有從小接受這些培養，我們現在是補習，就要先練自己一切言動，心都是安詳的、穩定的、不浮躁的。心浮氣躁，學什麼學得再多，入不了心。你記一大堆，好像學了不少、聽了不少，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，幾乎想不起來。但假如是用心，心很定，全神貫注，這些義理、榜樣入了心，隨時會在生活當中提起觀照。有沒有哪個學長，您昨天看了「達摩祖師傳」，今天早上突然哪個情境，你想起「達摩祖師」裡面的一個情景？有沒有哪個學長說一下？我們明天下午說，我怕一發不可收拾，大家覺照如湧泉一般。

你看，看完了，沒有刻意去記什麼。可是一遇境界，馬上浮起來觀照，那就是用心在領受，好像主人翁的心境，就跟你的心境完全相應在一起。我們看「醫道」，許浚對老師的恭敬，我們體會到沒有？時時不敢忘。您看他被處罰，就為了去給一些貧苦的人看病，為了改善不合理的制度，他走一千次，走到流鼻血，用爬的繼續走。他時時念著師父期許他做一個「心醫」，時時把病人的疾苦擺在第一位，甚至比他的生命還要重要。我相信大家在看「醫道」的時候流了不少眼淚，記住了沒有，有沒有觸電的感覺？那就是心神領會。我們剛剛講不能心浮氣躁，什麼時候練不心浮氣躁？請問現在要不要練？要。你邊聽邊抄，心定不定？有沒有抄一下，頭抬起來，講到哪兒不知道了。因為你抄的時候，抄的專注力在這裡，結

果台上講話的人，他的整個思慮一直在走，等你回過神來，他已經在講下一件事了。抄不抄？我沒說抄、不抄，因為每一個人的學習狀況只有自己心裡明白。我感覺現在人都很想問別人，不想問自己。你覺得狀況如何，誰知道？受不受益，誰知道？可是別人都這樣學，你照著學沒受益，你也跟著別人學，你到底是在學什麼？

我記得我那時候教書，我一個學生去補習補四科，小學六年級，我說，「你幹嘛補那麼多？」「別人都補四科」。這也是理由，別人都補四科，我沒有補四科，我心裡不安；別人都抄筆記，我不抄筆記，我不安。請問大家，你抄過的筆記有再拿回來看的，請舉手。（有聽眾舉手）很好，請問你在重新看的時候，當時聽課的感悟有沒有浮上來？假如有，那抄得有意義。你假如抄了，拿起來也搞不清楚在說什麼，那你何不專注去聽？我有時候也抄筆記，但是絕不影響我正在聽的課。所以要練到抄的時候還不影響，假如不行，那就專心聽就好。因為可能一個小時下來，你真正聽懂一句，這一句一生都保持下去，你的境界就往上提了。你心境一提升上來，你本來體悟不了的道理，慢慢的就通了。最重要是心性的提升、習氣的調伏，這才是學習最重要的重點。息滅貪瞋痴，貪瞋痴慢一調伏，你清淨心一現前，很多道理你就懂了。可是心裡一大堆事都放不下，其實聽什麼道理也很難印到心上去。

您看《弟子規》這些經句，時時都提醒我們，一言一動都要安詳，都要從容不迫，「執虛器，如執盈」，「字不敬，心先病」，「步從容，立端正」，「事勿忙，忙多錯」，「寬為限，緊用功」。你看，這些經句背後，是不是都在形成我們任何時候都是非常穩定、安定、從容？定，才會有智慧；慌，就一定會出差錯。而且，心慌、心浮氣躁不克服，決定利益不了人。因為我們的慌會感染別人，別人跟我們一起做事，也跟我們一起慌起來、急起來，那不給

人不好的影響已經不錯了。而且修學的路途上很有意思，每一段時期就考你一個很嚴重的習氣，你過關了，下一個考驗再來；你過不了關，經過了五年、十年，還是原地打轉，就看我們願不願意面對這個習氣去突破它，逃是逃不掉的。以前我們看電影，說退出江湖，江湖在哪裡？在自己的心。有對立、有成見了，哪裡不是江湖？沒有對立、沒有成見，平等心，哪裡又是江湖？所以聖教是內學，不要向外求，真的。宋朝時期，當時有人很佩服布袋和尚，就請教他，「布袋和尚，請問修學正法要怎麼學？」布袋和尚笑一笑，把他的布袋雙手一鬆，掉在地上。旁邊的人若有所悟，「原來先做的功夫叫放下。放下以後接著要怎麼做？」布袋和尚笑一笑，又把布袋拿起來，走了。放下最後要幹嘛？提起，提起責任、提起本分。

當我們放不下習氣，能提起什麼本分，能做好什麼本分，能利益到誰？我們再問問自己，自己最嚴重的習氣放下多少了？假如都沒有放，我們每天把時間花在哪？我們都不對治習氣，搞什麼去了？瞎忙。贏得很多的讚歎跟掌聲，都覺得自己無私的在付出、在奉獻，這很容易會陶醉。不知「物格而後知至」，調伏習氣，知見才能正確，不然一講話，都是摻雜自己的貪瞋痴慢念頭在裡面而不自知。習氣不去掉，誠意、正心是提不起來的。我們嚴重的貪瞋痴慢放不下，決定對人不是至誠心，你也不可能交到推心置腹的朋友。連身邊的人都不能推心置腹，我們真的能利眾嗎？「近處不能感動，未有能及遠者」。可是又有幾個人能真正不自欺，看清自己的習氣，下功夫去對治，能回到零點？我們常說回歸回歸，從頭學起。從頭學起，就是要接道統的一個最重要的心態。什麼時候回歸零點？處處回歸零點。每一次打開經書，每一次打開師長講經，完全像個赤子一樣、像海綿一樣吸收。低處有道，福在受諫。

我們前節課有提到，師道有三個條件。第一個條件，李炳南老

師說，你以前所學統統不承認。其實人假如覺得「我有什麼」，他就很難至誠去領受師長的教誨。自己「有什麼」，就有我見、我知在裡面。完全放空去領納，就可以感悟到師長的心境。諸位學長，假如現在讓你全部放下，靜下來學習，大家做得到嗎？其實我問這個問題，不是問大家回去的時候能不能放下，其實是大家在大馬中心的時候，還在想家裡、單位、中心那些事沒有？隨時都要有放下的功夫。我常常在等師長老人家打一通電話給我，說，「你現在回去你家，啥都不要幹了，好好念佛、好好修行，功夫還差得遠」。我好想接到這一通電話，為什麼？考驗自己放不放得下。可能師長這一通電話來，又一大堆念頭，「可是很多人還需要我」。你看，就開始自我安慰的念頭統統都來了。是師長有智慧，還是我這個學生有智慧？不知不覺都覺得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師長還好。這個「慢」，無始劫以來太厲害了，一不小心它就上來。劉素雲老師，我是要跟她學習她那些精神，我差她差太遠，看到這些善知識，生大慚愧心。佛門常講，「即相離相」，「即」就是你正在境界當中，但是你卻沒有絲毫的分別執著。在這個境界當中「即相」，可是你「離相」。要先放下才能提。

大家看得出來我是滿重感情的人嗎？你們沒什麼反應，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，昨天我打給我補習班十二年前剛好坐在我隔壁的那位女同學，她發Email到至善基金會找我，八年多沒有見面。當時我們在補習班都是排隊進去，坐在前面，要排隊的。我這個同學，她那時候沒有在位子上，我那天也不知道旁邊坐誰，我就拿著阿彌陀佛的聖像（隨時帶在身上跟人家結緣），放了一張在她的桌上。她一坐下來，看到阿彌陀佛的聖像就很歡喜，然後就叫我，「師兄你好！」後來補習班的人不知道我姓什麼，只知道前面坐了一個師兄。後來我考上台南師範學院，有同補習班的同學走過來，「請

問一下，你是不是那個師兄？」因為我都坐第一排，他只看到我的後腦勺，他們不清楚我長什麼樣子。我這個同學大我七歲，屬馬的（我這輩子常常跟屬馬的人有緣，我媽媽屬馬，我屬牛，所以這一生注定要做牛做馬，牛跟馬配合起來挺認命的）。她看了以後，很巧，她那時候遇到人生很大的瓶頸，所以她一看到很高興。下了課，她沒離開就走過來，「你現在有沒有空？」我說有。她一跟我講，講了兩個小時，把她三十多年人生的事情，差不多三十年的事全部告訴我。三十多年，真苦！我沒遇過人生際遇這麼苦的，年紀輕，母親去世了，後來父親又是癌症。我不說其他的，說不定哪天她又來大馬教書，講得太清楚，大家落印象不好，你們就記得她挺苦的就好。不講是因為人很難不落印象，有時候你特別在意的事，你一聽了之後，每次看到那個人就覺得怪怪的，「這個人以前怎麼樣，我好害怕」，就容易落印象。所以為什麼不能講別人的不是，一講，落印象，就影響人與人的關係。

結果她把她人生所有的苦，包含現在很大的瓶頸，第一次見面全部跟我講。讓我更驚訝的是，她這麼苦的人生，三十多年走過來，她沒有一個「怨」字，她都說是自己不對。我聽完對她肅然起敬，真不簡單，這樣的人可貴，吃了那麼多的苦，還是一絲一毫怨人都沒有。像這樣的朋友，應該怎麼樣？拔刀相助。要拔慧劍，要盡心盡力幫助她。後來我就陪著她讀書了。因為女孩子文科比較強，物理、化學比較弱，我就協助她，她有什麼問題問我，我就趕緊給她引導。結果，她原本物理、化學很差，後來她在補習班教物理、化學。所以諸位女同學，人都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只要把否定自己、不自信的煩惱調伏，你的潛力一點一滴就恢復了。有一個說法，女孩子理科比較差，文科比較好，其實不然。人真正把潛力發揮了，要拿幾個博士都不是問題，大家相信嗎？我本來情感很重，放不下

，有時候談感情不順利，流眼淚流得很厲害。我媽媽說了一句話，「你這二十多年來流眼淚，也沒這幾個月加起來流得多」。我在那個當下就問我媽，「我哭成這樣了，妳怎麼都好像挺穩的？」我媽說，「你都哭成這樣了，我再不穩怎麼辦，不就失控了嗎？」當時我開悟了，這個感情沒有白談，為什麼？我終於知道誰是真正愛我的人，開悟了。誰是真愛我的？我媽。你在那哭得死去活來，關她什麼事？她有知道嗎，她有放心上嗎？除非她已經「無我」了。

我講這段話不是要求她，是客觀分析。完全沒有「我」的人，就能念念為人想，這叫慈悲。世間人還不能把「我」放下，不可能有真感情，虛情假意，為什麼？它會變，它不是真的。虛情假意四個字，講給誰聽的？自己。不要大家一聽到虛情假意，馬上腦海裡浮現「對對對，那些人都是」，這樣的心態聽，愈聽愈麻煩。所以學習的第六個重點，就是只有自己是學生，所有的人都是老師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。人沒有辦法把自我放下，他就是我貪、我瞋、我痴、我慢，他很辛苦，你還跟他計較嗎？跟人計較，叫一般見識，自己也沒高到哪裡去。看得清楚自己，才看得清楚他人。眾生都是要能自知，才能夠知人，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。我們首先要認識的是自己，我們看得清楚自己的心念嗎？我們每天有沒有被所有的境界牽著鼻子走？不能自主，怎麼會快樂？處處被境轉，生貪瞋痴慢，就苦不堪言。所以學什麼？學定慧，心能轉境，這就是要學的功夫。像剛剛我們講的虛情假意，馬上對治自己，不是真心，隨時在變。能不能像第一次見面一樣對待所有的朋友？能不能像小時候一樣的赤誠心對待自己的父母？能不能像結婚那天一樣對待自己的妻子、另一半？這樣才能讓我們的真心慢慢保持下去，不能一直變。

那次我就感覺，只有母親念念是為我著想，那一刻開始我告訴



自己，不再為傷心流眼淚。為什麼？你真正知道母親愛你，你不能够再讓她傷心。流眼淚流完了，全身無力，傷身。可是我那次以後更容易哭，但是心境不一樣了，從來不再為傷心流眼淚，因為沒什麼好傷心的。有求，才有傷心；無求，就不傷心了。但是為什麼流眼淚？為感動、為懺悔、為感恩流眼淚，那種眼淚流完了，身心輕安，很舒服。後來我在讀經的時候看到一段話，特別痛快，說到，「人在愛欲之中，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，苦樂自當」，都是自己在那裡承受，你何必自討苦吃？「無有代者」。看明白、看破、看懂了，不要苦苦哀求，要放下。何必求人家理解你？何必求人家要體恤你、要愛你？那都太強求了。看起來是放下了，還會有考驗，作夢考驗。一作夢考驗，那個夢境很有意思。我今天怎麼講這來了？那個夢境，誰在房子裡面都看到。奇怪，現在牆壁以外都看不到，怎麼在那夢境，房子裡面什麼情況自己都很清楚？看到什麼？看到那個女孩還有她媽媽爸爸，還有一個男士，在裡面談事情。我也沒有聽到他們談什麼，可是我全知道，談婚事。當下我人就走過去，手馬上要去開那個門，就要衝進去了，就在手提起來要握那個門把時，我想「何苦來哉？何必強求？一切隨緣就好」。我就把手放下，夢就醒了。

夢醒當天，介紹我們認識的那個朋友打電話給我，我已經半年多沒有跟他通電話，剛好那個時候我還在山上清修，他打電話給我。電話一接起來，我一接到他的電話，我說，「你是不是要告訴我，她要結婚了？」他愣了一下，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我笑一笑，就把話題拉到旁邊去了。你看，都有感應，那個波傳過來了，也是考試卷。所以不要有控制，不要強求，一切隨緣。而且每一個因緣沒有任何要求，只有如何利益對方，你的身心隨時是自在的，你沒有負擔，「遊步三界，無所罣礙」。每一個因緣盡心盡力，「豈能盡如

人意？但求無愧我心」，從那一刻開始，對任何人沒有要求，放下了。我的手沒有放下，後面的緣出不來；一放下了，我就去小學代兩個月的課，以前都沒想過要教書。人愈貪求，你所有的歲月全部浪費掉了。結果馬上我就去代兩個月課，一代兩個月，這個太有意義了，教小孩子。我才去教幾天而已，剛好看到有幾隻螞蟻死了，入土為安，我就把牠們埋起來。剛好二、三個小朋友經過，看我蹲在那，不知道做什麼，好奇，「老師你在幹嘛？」我說，「我在埋螞蟻，入土為安」。那個孩子的眼神我都還記得，他很認真，「哦哦」，聽得很用心。隔天我走在走廊上，看到那幾個孩子蹲在那裡，不知在幹什麼，我過去，「你們在幹嘛？」他們很認真的跟我講，「埋螞蟻」，他的仁慈心很容易就喚醒了。教書太有意義了，一個方向、一個目標，這輩子就幹這個事，百折不撓。所以我去補習班，心很定，「知止而後有定」。

我去的時候，還有四個多月就要考試了，考十三科，都還沒有準備，可是我一點都不慌，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」，為什麼？因為很多人都有交男女朋友，他們會分心，我不會分心。再來，我們是抱定了走教育走一輩子，第一年沒考上，再考第二年；第二年沒考上，再考第三年。其實你很堅定的時候，反而你就過關了；你會動搖，五年、十年都過不了關，就在那原地打轉。我去代兩個月的課，去補習班要補習費，全部幫我準備好了，因為代兩個月的課，錢就夠了。所以你真正不為自己了，老天爺照顧你，真好。師父在「五十歲修學心得」說，「你們什麼都不要，你們什麼都得到了」，師父講的時候笑得很開心。諸位學長，你們現在怎麼沒有笑？這句話沒有入心。佛菩薩照顧我們比較穩妥，還是自己在那裡想，「怎麼樣？怎麼辦？怎麼做好？」所以沒幾個人有大福報，就老實的人有大福報，你就不操心。師長是聽了章嘉大師那句話，二十六歲

的時候就不操心了，「一切佛菩薩安排」。這個都要會聽，從心上下功夫。真的，我去補習班就很順，代課一年，教書一年，之後又去澳洲淨宗學會半年，回來又教半年書，之後接著到海口，八年多。這就是我這十二年的歲月，就這麼走過來，很快，好像一個緣接著一個緣。可是每個緣都要你前面放下了，後面才出得來，不然真的都是感覺在原地打轉，放下了才能扛責任。

剛剛跟大家講到，人要能從容、要能穩定，首先不要常常煩惱未來的事情，要安住當下，就會有很多悟處。假如我們今天來了都在那裡講，「我回去了，我們那個地方要叫我做匯報，我今天不多抄一點回去怎麼交代？」你的心都是在顧慮以後的事情，悟性全部出不來。不是抄了之後拿回去念給人家聽，而是你所有感悟的東西娓娓道來，反而讓人家更受益。早上我剛好要去洗碗，看到地上有一個東西，往近一看，鳥糞，可能是小鳥剛好丟下去。我還沒看清楚，已經用手去把它挖起來了。本來我是要撿的，結果才發現是軟的，就粘在手上。粘在手上，要到哪裡去洗？廁所。您看，「一切皆恭敬」，你在其他地方，那是在洗菜、煮飯的地方，你不可以漱口。其實，假如我們還會做那些動作，心都太粗了，不柔軟，不能感受每一個因緣的狀態。人家是在那裡洗東西的，你在那漱口，人家看了多不舒服。所以這些髒的東西還是在廁所裡面洗，不要在這些地方洗。結果我一到廁所去洗，發現馬桶的水一直在流。就是按的時候太匆忙，沒把它按好，它就卡在中間，又沒有注意聽那個水一直嘩嘩嘩流，就離開了。請問大家，我們這一個匆忙，損失多少水？我不知道多少次都遇到這個情況。

但是我覺得很妙，有時候散步，晚上散步到三樓，走著走著，聽到廁所的馬桶沒按好，水還在流。我說阿彌陀佛，假如沒有發現，它要流一夜。你說冥冥當中誰把我們帶來這裡散步？真的，不為

自己想，你的身體隨時跟聖賢、祖先會有交感，有些事就剛好給你去辦。真的，你把心定下來，在每一個因緣，你會有很多體會。我假如沒有安下心來，蹲下來把那個鳥糞給撿起來，後面我會不會發現那個？我可能在那「趕快，要上去備課了，不然等一下又不知道要講什麼」，我就開始一直緊張了。所遇到的一些境緣，其實都需要我們去協助幫忙的，我們就完全看不到了。所以這顆心要隨時是靜定的、柔軟的，你就隨時在讓身邊的人感受到一分溫暖、感受到一分支持，而不是急躁、情緒互相在感染。我們曾幾何時沒有很好定下心來聽我們身邊人講的每一句話，非常專注、誠懇的看著他的眼睛聽。為什麼不能？心都浮在半空中，自己不知道，好像聽幾句就有點慌，「好好好，再說」。剛剛跟大家談這一段，也是我們幾千年來培養人才，從小就是教穩重、不慌張，我們也從我們自己的行住坐臥來培養自己的穩重。

昨天我們講到不畫地自限，這是第六點，要對自己有信心。再來，既然要學，我們說過了，就是以聖人為師。孔子示現漸修的榜樣給我們看。像六祖大師是頓修、頓悟，二十四歲就開悟了，那不是一般人學得來的。孔子「十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。我們看孔子，十五就立志學聖賢大道，我們一比，現在三十歲才學，已經差孔子一段路了。「縱去遠，以漸躋」，可不要聽到孔子教誨，念頭都是「只有孔老夫子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」，這個念頭又是形成障礙了。接著，我們不畫地自限，有了自信之後，緊接著，我們剛剛提到的，算是第六點，只有自己是學生，其他的人都是老師。師長有一段很精闢的教誨，「處逆境，隨惡緣，無瞋恚，業障盡消」。隨緣消舊業，你跟人結善緣，他惡意對你，債都報掉、還掉了，歡歡喜喜的還，業障盡消；「隨順境，處善緣」，好的境界，「無

貪痴」，不貪心、不染著，染著就愚痴了，「福慧全現」，福跟智慧就來了。我們看昨天「達摩祖師傳」，達摩祖師當王子，大福報，會不會貪著？一開始對話的時候，那個老人說到，「你不認識我，我認識你」。三王子怎麼講？「那有什麼奇怪，我是三王子，誰不認識我？」染著的時候不知不覺。我也是常聽人家說，「蔡老師，你好有名」，會不會染著？會。如果有一天遇到一個人說，「我不認識他」，「他在台灣電視台有」，「我不認識他」，我聽到會不會難過？我假如一難過，是什麼讓我難過的？貪名。順境太難修了，不是一般人，沒有高度警覺，沒辦法。

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，我實在現在是站在繩索上，一不小心就到地獄報到去了。有一次，我坐飛機到香港，要到合肥，回廬江。有一個台灣的女士跟我坐同一班飛機（我要先註明一下，她的年齡是五十幾歲，你們不要把劇情想得太複雜）。結果下了飛機，她一路上就一直看著我、盯著我，然後我就趕緊走，被人家一直看不舒服，一直往前走。終於沒看到她了，坐下來等飛機。過了沒幾分鐘，她又來了，坐在我對面，也在那等同一班飛機，要飛合肥。她就一直看我，我都不好意思，把頭低下來。最後她忍不住了，站起來，「我想起來了，你就是那個長庚的醫生！」她那個「我想起來了」，我的心在浮動。最後她說「長庚的醫師」，我又掉下去了。你看，給考卷，看你有沒有起心動念，有沒有染著。真的，我常常在台灣火車站都會被人家這樣盯，因為剛好電台有放「幸福人生講座」。所以出了名好難修行，隨時都是境界，我多羨慕沒出名的人。羨慕也沒用，往前走就對了。所以不貪著不容易，「無貪痴，福慧全現」。為什麼修行人不要福報？一享福就墮落。什麼時候墮落的？不知道，不知不覺。您看梁武帝，「風吹鈴動」，達摩祖師說，「皇上，是你的心動」。他很高興，「大師果然佛學造詣很高，不

枉朕跟你見一面」。這個話聽出來沒有？能聽進去東西嗎？「不枉朕跟你見一面」，你看把自己擺得多高。

這個世間的福報，為什麼修行人還是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，每天都要勞動？一不勞動，人家一服務，不知不覺覺得應該的，人家不幫忙就生氣了。李炳南老師示現，九十五歲都不讓人家伺候，大慈大悲，為了誰？他的學生超過五十萬，他表演佛陀最後的叮嚀，「以苦為師」，不要享福，「以戒為師」。老人家在台灣三十八年的行誼，不簡單。包含昨天，怎麼好像都想起來了，「空智大師」，這個電影拍得太好了，每一個點都是修行的關鍵。你看空智大師出來，還有一段音樂在那奏，所有的人，「空智大師！空智大師！」他在那裡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，那個表情其實就已經在享受人家的恭維了。可是他不簡單在哪？他在那「空空空，什麼都是空」，「叩」（別人敲他），「你什麼都空了，怎麼會痛？」他馬上醍醐灌頂，跪下去頂禮。言語沒有辦法表達，只能用心去體會。他也不簡單，他這麼高的名氣，真的一敲，他馬上能夠領受，馬上跪下去頂禮，他的傲慢完全就放下了。這都是在順境當中能不貪著，談何容易？我們體會到師父這句話了，又來一個情境。你看，達摩祖師建房子，就是師父這兩句話的註解。人事環境的逆緣，建好了被人家撞倒，隨惡緣，找他麻煩。處逆境，什麼逆境？蓋好了，風把它給吹走了；老鼠讓你連飯都沒得吃。處逆境，隨惡緣，心平氣和，無瞋恚，業障盡消。這句話再翻回來，處逆境，隨惡緣，時時有情緒，業障增長、罪業增長。所以不再造新殃，得不發脾氣才行。有沒有順境？蓋好了，會不會貪？一有貪念，把它給打掉，高，「佛道修行在心中」，任何可以貪著的境界都有覺照。

這三幕不就是順境、逆境、善緣、惡緣？都是修這一顆心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。哪個人事環境、物質環境不是來成就我們的？這

個時候忍，就不會忍無可忍，就會歡歡喜喜禮敬一切人對我們的成就，叫「喜忍」。忍有幾個功夫，用力忍下來叫「力忍」；肚量大一點，「忘忍」；「因事相爭，焉知非我之不是？」反省自己，「反忍」。用諸法實相來觀照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都是幻相，何必這麼貪著、執著？都是夢幻泡影，萬般將不去，強求，何苦？都是幻相，借假修自己的真心。而且這個「觀」還有一點，從整個來龍去脈、因緣去觀察人事物。比方這個人現在行為很惡劣，你著在這個相，就跟他對立，就跟他衝突。你假如再往前看，他就是因為從小母親早亡，父親不管他，所以才變成這樣，你還氣不氣？「可惡之人，必有可憐之處」，這樣去觀照、去看事情，你的氣都沒了。世間只有缺乏愛的人，沒有壞人，這樣去觀。甚至你觀到什麼程度？任何人的錯都是我的錯，你用這樣去觀，你就不會被境轉。不是我說的，是師父說的。師父說，「別人錯的，也是對的；我對的，也是錯的」。別人錯的為什麼是對的？因為事情的發生都沒有偶然的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為什麼現在的人都不懂道理？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」，都沒人教了，不懂是正常的，你還要怪誰？怪自己。我是學聖教的人，沒有給世間人做好榜樣，還能怪誰？我這個學的人還去怪沒學的人，哪有這個道理？

而且別人的錯在告訴我們，更明白這個家缺什麼，這個社會缺什麼，就是我這一生來的使命所在。他在提醒我這一輩子該幹什麼，見義勇為。親人、有緣人，他們都沒有學到聖教，都是可憐的人，我有責任要盡這一分道義。見人家的錯，變成你源源不絕的動力，你愈看懂社會跟家庭需要什麼，不能再等，不能再讓他們受苦了。「我對的，也是錯的」，覺得自己對的時候，高下已經產生，要求可能就在其中產生。指責，都在覺得自己對、別人錯當中，在那裡萌芽、在那裡滋長。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，任何人有過

，都告訴自己，就是因為我還沒有做好榜樣給他看，還不能感動他，所以是我的責任。每一個人的錯，我們都是這個心境轉，你決定不見人家過，而且你不再造新的業了。一見人過、一有對立、一有言語上的交鋒，可能又跟人家結惡緣。這是「觀忍」。

再來，「慈忍」，用同體的大愛來包容、幫助他，沒有條件的，一體，不談條件，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。我們既然能聽到徹法源底的道理，這是我們這一生最大的福報，我們最起碼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們不再跟人對立、不再跟人分別，因為他們跟我都是一體。既然懂得這一點，一體，哪還有條件？你哪裡痛，其他的部位不都去幫忙了，哪還要談什麼條件？慈忍。「喜忍」，所有的人都是來成就我的，高高興興、歡歡喜喜，這是我們提的第六個重要的學習心態。心態轉對了，所有的法能夠領納在心；心態不對，所有的法可能變成要求別人的工具了。我之前讀《論語》讀不進，體悟不了，因為我看到很多君子的句子，一看到君子就想自己是君子，一讀到小人就想到別人是小人，念反了。後來轉個念頭，所有講小人的都是講自己，為什麼？我們沒那麼嚴重，可是心地上還是有那些習氣。除非放得徹底，不然我們那些小人的存心還是有，有的埋得很深，要一次一次把它挖出來才行。講君子，都能感受到是別人做到的，都能去向他學習。

再來，第七點，要舉一反三、聞一知十，要能一以貫之。這就是用悟性去學習，感悟的能力。其實舉一反三不難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我們現在學，都有一種知識的記憶吸收，悟性打不開。大家冷靜去看，現在學歷愈高的人，有時候悟性反而堵住了。我們看現在那些大學生，笑不笑得出來？人假如每天笑不出來，他的悟性怎麼出來？他就是太苦悶了，被很多知識填鴨，壓、壓，壓到感受能力沒有了，全部就是考試、考試、考試，就變機器了。機器怎麼



會很敏銳去感受？所以看到這些大學生，其實是我們對不起他。比方我們談五倫關係，我們談到夫婦，說夫婦要不忘初心，要同甘共苦，要不分彼此。請問大家，朋友不用這樣嗎？你們沒有反應，這樣分別心太重了。對自己的領導不需要這樣嗎？要。對父母不是這個態度嗎？不忘初心，自己成長過程立的誓願，「我只要有水喝，我媽一定有一碗飯吃」，你看多有志氣。這個志氣要保持，不忘初心，不能娶了老婆就忘了娘，那心又變了。這個就是舉一，你能反三。

五倫關係的道理其實都是相通的，而我們又能懂得一以貫之，在《論語》裡面，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我們處世時時把這兩個字記住，把這個心態能提起來。我們看什麼是忠恕之道？盡己之力，「盡己之謂忠」，盡心盡力，毫無保留幫助別人；恕，推己及人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」，盡己，處處都會問，「我盡到力沒有？我智慧夠了沒有？」叫反求諸己。能推己，就能及人，提升了一個處世的態度，推己及人。而「反求諸己」是對自己，它是對內的，這是我們自己在主觀世界裡面。主觀，自己本身要念念在覺照當中。恕道是對外，是客觀面，能去客觀分析，包容、寬恕、幫助，這是客觀。對內，成就自己，成己；對外，成就他人、成就萬物，成物。《中庸》裡面講，「合外內之道也」，就是忠恕之道。「忠恕違道不遠」，忠恕的精神可以時時保持，慢慢就契入仁愛大道了，「違道不遠」就是離大道不遠。「成己成物」是我們修學的目的，叫「合外內之道」，契入仁者的境界，就是契入慈悲、念念為人、無私無我。

從今天開始，對人、對事，任何情況，我盡到力了嗎？還有哪些可以再改善、再盡力？不要挑毛病，一挑毛病就不忠，一批評人

就不恕。人家縱使有錯，不忍心苛責人家，還給人家台階下，那叫厚道。我們學習有一個大忌、大病是什麼？就是常常事後論人、局外論人。事情過了以後，我們再批評當事人，或者在局外旁觀的角度去批評。事後論人，每把有智慧的人論得極愚昧，「這個事假如我來做，太容易了，他們做得太差了」，就很容易有這些念頭跟批評，每把智者論得極愚。每把難事，很難的事，論得極易，這種心都是在背離忠恕之道。以前的讀書人會有這樣的毛病，我們就更不用談了，所以這個要時時觀照。一個人會事後論人、局外論人，把智者論得極愚，把難事論得極易，是因為他的內心出了什麼？不忠不恕，他才會有這個行為出來。一忠了，你去批評人，不就是跟他分自分他嗎？他假如是你爸爸、你媽媽，你會這樣批評嗎？你不把人當一家人，就開始批評。誰不是一家人？不就在這些地方放下分別執著。什麼叫真功夫？在一切境界能把心上的分別執著放下，這叫實學。不能設身處地，才會講出那些話出來。所以為什麼《無量壽經》當中首先提醒我們，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」。有忠恕心，不譏他過。師長胸懷天下、心包太虛，沒講一個人的不是，都是隨喜。哪怕人家有一點點小善，都讚歎。

有一段希望大家今天有空可以看一下，《了凡四訓》論「與人為善」那一段，「昔舜在雷澤」。舜是聖人，他有沒有去指責別人？沒有，做給人看，「以舜之明哲，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？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」。最後這一段太重要了，「吾輩處末世，勿以己之長而蓋人；勿以己之善而形人；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」，「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，一則令其可改」，不要苛刻、批判，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。見人有微長可取，小善可錄，翻然捨己而從之」，隨喜功德，稱讚如來。

對不起，今天時間超過了。謝謝大家。